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記（四）

——佛曆二五四八年歲次甲申農曆四月廿五日起講於菲律賓濱佛教居士林

自立法師講·弟子施淑好
蔡仁耐合記

伍、正釋經文

甲一 緣起分

乙一 敘事證信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

一般傳統的講經方式，都在講解經文之前，要一段一段地加以分科，才能令信眾清楚地把握全經內容。中國自晉朝時，開始根據道安法師的觀點，把每部佛經分成三分，就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起首的序分：是說明佛宣說這部經的因緣，有時也稱為緣起分。第二

是正宗分：是開示全部經文的中心思想。最後是流通分：佛陀每講一部經雖然是應當機者的要求而講，可是目的是為教化眾生，若只限於當時的聽眾，範圍有限，總希望獲得永久普遍的流傳，所以最後都要囑咐流通。

現在我們先查看一下全部經文，可以了解三分是怎樣的分法。

一、從「如是我聞」開始，一直到「唯然願說，我等樂聞」止，是屬於本經的序分。二、從「佛告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起，到「常應如是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止，為本經的正宗分。三、從「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起，至「皆大歡喜，信受奉行」止，為本經的流通分。我們了解了這三分的劃分後，對於整部經的結構，就有了大致的認識。

序分，通常又分通序和別序。通序，有時也名為敘事證信，是通於一切佛經。要具備六成就。是把佛陀為什麼說這一部經，以及講經時所經過的實際情形，一一記載下來，包括：佛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為什麼人來開示這一法門，以及當時在場的聽眾共有多少，表示結集經典的人，確實是從佛那兒聽來，並不是隨便杜撰出來的，這樣才能得到後人的認可而產生信仰。所以《智度論》中說：「說時、方、人，為令人生信故」。在經中指出講經的時間，在什麼地方，對什麼人說，主要是希望能使人對這部經生起信仰心，不會再懷疑。就像現代各種會議，必定有詳細的記錄，記載著會議的時間、地點、出席人數，以及討論過的各種議案，將來才可能作為事實的根據，遇到有人質疑時，可以作為查考的資料。佛教的聖典，不比外道的經書，是神聖而無法否定的。十九世紀末，歐洲學者就是由文獻的評估和典籍的整理，發現佛陀出現在歷史上的這一事實是確實無疑的。佛陀在世時印度有九十六種外道經書，有各自的經書，都說不出來源，真要提問他們經書的出處，他們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的會說，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有的說，是從山窟裡請出來的；甚至有的說是從瓦壇裡扶乩得來的，……總之，這些沒有根據而無稽的說法，是不能夠使人相信。不像每一部佛經的開始，都有清清楚楚的記載，有事實根據，是不可懷疑的。

「如是我聞」：是說這一部經典，是我（阿難）親自從佛陀那兒聽來的，並不是自己隨便說的。佛在世的時候對弟子說法，不像我們現在講經，有印好的經本，照經本去宣講。佛陀講經是「觀機逗教」，弟子們遇到疑問時，隨時向佛陀請問，佛陀更是對什麼程度的聽眾，就說什麼樣的佛法。佛怎樣說，聽眾就怎樣聽，加以思考、應用，而得到心靈的解脫。到了佛滅度以後，為了保存佛陀所宣講的言教，才由阿難尊者憑記憶當眾把它重說一遍，經過參加結集的眾弟子們認可以後，再把它結集起來。阿難尊者非常聰明，記憶力又很強，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中，以聽聞第一著稱。佛所講過的經文，他都能記住，所以佛滅度後，眾弟子就請阿難尊者重述，再把它記下來編集成佛經。因此，為了慎重起見，不論結集那一部經，一開始總是說：「如是我聞」。

佛陀將入涅槃前，阿難非常悲傷，獨自一個人躲到旁邊傷心流淚。阿那律看見了，提醒他說：「阿難，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世尊快要離開我們了，你應該趁現在佛陀還沒入滅，向他老人家請示一些重要的問題，讓我們將來有所遵循。」

阿難抑制悲痛的心情，向佛陀提出了四個問題：一、佛陀在世的時候，我們常時跟您在一起，依您而住；您涅槃以後，我們應該依誰而住呢？二、佛陀在世的時候，您是弟子們的老師；佛離開後，誰可以做我們的老

師呢？三、佛陀，您老人家在世的時候，可以制伏僧團裡面那些調皮搗蛋的惡性比丘，一旦您離開後，我們要怎樣對付他們呢？四、將來我們要把您講的佛法結集起來，每一部經的開頭應該怎樣寫呢？

佛陀聽後，很慈祥地對阿難說：「阿難，你問得好，這些問題都很重要，我現在就告訴你吧！我離開以後，你們應該以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為住。不要以為師父不在就惶惶恐恐，只要大家守持戒律，就等於我還在世間，不然的話，就算是我常住世間，也是沒有用的，所以應該是『以戒為師』。至於那些存心跟大家過意不去，故意搗蛋的惡性比丘，跟他們是無理可講的，就以默摈（不要理睬）來對待他們。不理睬他們，讓他們感到無趣，那是最好的方法。將來結集經藏時，就用『如是我聞』開始吧！」

從此，遵照佛陀的慈囑，一切經典的開始都用「如是我聞」。這也是佛陀臨涅槃時對阿難尊者的教誡，可說是得到佛陀的印可和允許，才這樣做的。

關於「如是我聞」這四個字，本來是很淺顯明白的，但是，古時候的高僧大德，往往因為文字太淺顯了，反而以玄妙的道理，加以解釋及演變，使佛經變得更深奧難懂！據說「因淺解深」的那許多解釋，竟然有十七種或二十一種說法那麼多，那些道理都是非常高深，越談越玄，令人摸不到頭緒。難怪佛法會使一般沒有學佛

、沒有讀過佛經、沒有看過佛經註解的智識份子，感到太玄妙，沒能看得懂，三藏十二部，厚厚的百卷，不知從何著眼，令人不免有望洋興嘆的感覺！好像面對廣闊無邊的大海洋，明知對面有美好的風景，但缺少船隻沒辦法渡海過去，只有在那裡嘆息。一般對佛教沒有研究的人，以為佛法很難懂，不是沒有原因的，本來很淺的東西，反而解釋得很深奧，弄得讓人看到佛經，只好搖頭，不想去研究。現在，我們這樣簡單地加以解說，目的是希望能夠使大家容易明白，聽懂後能依教奉行，講得太深不能接受也是白費時間。

「如是」比較通俗的解釋，含有「信」的意思。例如：人與人之間談話，對話中所說，要是信得過去，能夠接受的話，就說「如是！如是！」（是的！是的！），信不過他人的話，就說「不如是！不如是！」（不是的！不是的！），猶如英文的yes或no。如是就是yes，它具有「信」的意義。每部經都用「如是我聞」作為開始，是肯定這部經是從佛陀那兒聽來的，這就具足了六種成就中的「信成就」與「聞成就」！

「一時」：是指佛陀說法的時間。講經必定有個固定的時間，例如：我到佛教居士林來講經，規定是每個月農曆二十五日上午十時開始講到十一時半。為什麼佛經中只用一時，而沒有標明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段時間中呢？我們要知道，佛陀說法，沒有固定的時間和場

所，雖說多數是在人間講經，可有時也會因需要而在天上或別處講，好像《地藏經》，就是佛陀在忉利天為他母親所講說的；有時還到龍宮去說法。可知佛陀會上天，也會下海，只要那裡需要，佛陀就到那裏去說法，到處都可以講經！天上和人間的時間不一樣，根據經中記載，天界最接近人間的四天王天，那裡的一晝夜，在人間算起來已有五十年了。我們不必說得那麼遠，就是我們所住的這一個世界，東方和西方的時間也不一樣。菲律賓濱現在是中午十一時，而美國首都紐約，現在卻是晚間十一點。再說，中國一年分為四季，印度一年卻分為三季。只要是地點方向不同，雖同在人間，時間也沒有固定。佛法不只在印度本土流行，只要有眾生的地方，需要佛法的滋潤，佛法就傳播到那兒去，各國都需要佛法，各國的時間既不一致，怎麼能夠指定一個固定的日期呢？所以佛經只好籠統說明是一時。有的地方，將「一時」解說為「說聽終始」之時，也就是說：從法會開始，到法會圓滿的那段時間，是六成就中的「時成就」。

「薄伽梵」：是說法主，也就是教主釋迦牟尼佛。這是印度話，中文義譯為世尊。是對佛陀的尊稱，這一尊稱，含有六種意義，就是：自在、熾盛、端嚴、名稱、吉祥、尊貴，是屬於「多含不翻」的一種譯經法。在《佛地論》中有一首偈頌：「自在、熾盛與端嚴，名稱

、吉祥及尊貴，如是六種義差別，應知總名為薄伽」。這一首偈頌，明明白白的指出薄伽梵所包括的六種意思。現在依次序解釋如下：

(一)自在：佛陀已經徹底斷盡一切煩惱，永遠不會再受煩惱所纏縛，真正獲得了大解脫大自在，所以稱為大自在。

(二)熾盛：佛陀受到猛烈智火的燒煉，發出最強烈的智慧之光，能破除宇宙間一切黑暗，所以稱為熾盛。

(三)端嚴：佛陀在因地修集種種的福慧，證得無上的果位，獲得微妙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端莊威嚴。佛陀所具有的端正莊嚴，不是世間任何莊嚴可以相比的，所以稱為端嚴。

(四)名稱：佛陀圓滿了一切功德，他的名稱，是普遍聞名的，不單只是這個世界的眾生尊崇他，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眾生，也無所不知，無不尊崇敬仰他，所以稱為名稱。

(五)吉祥：佛陀具有種種的功德，不論什麼人親近佛、供養佛、侍奉佛，都會得到吉祥如意等的殊勝利益，所以稱為吉祥。

(六)尊貴：佛陀是個最尊貴的聖者。他對慈悲利益眾生的事業，一向都是勇往直前，精進不懈的。佛陀為了救度眾生而努力，這實在是非常尊貴、非常難得的，所以稱為尊貴。

薄伽梵具有六種意義。有的譯為婆伽婆，也有譯為薄伽伐帝等等，這只是譯音不同，但意義都是一樣的。

「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這是佛陀說法的地方。佛陀成道以後，並沒有安閒地單獨享受他的法樂，而是時時刻刻眷念著苦惱的眾生，所以經常在印度恆河兩岸周遊教化。因為佛陀的慈悲關懷，使得在苦惱中掙扎的這許多眾生，都能受到法雨的滋潤，得到解脫煩惱的感受。當時，不只是佛陀終日席不暇煖地教化眾生，就是經常追隨在佛陀左右的弟子們，也同樣地經常到各處去隨緣教化。如今佛教的出家弟子們，就不一樣了，總喜歡坐化一方。人，只要是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不免會發生問題，難免把寺院、廟產，甚至所有的信眾，都當成自己的所有，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個集團，擴而充之，自然成為一個龐大的「山頭」。同時，由於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貪欲心也一天天地滋長，不知不覺中就為私欲所熏心，為名利所包圍，無法控制自己，違背出家的初心，與學道宏法的心願，追求清淨無為的決心背道而馳了。偉大的佛陀，為了救度眾生，為了令弟子們克制自我的私欲，提倡乞食制度，托鉢進行遊化，在行腳中，隨緣教化，是何等逍遙自在！戒律中有句：「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就是針對我們的貪欲心，才這樣刻苦地建立起來的！

「廣嚴城」：是梵語，毘耶離或毘舍離的義譯。《

維摩經》中指出：廣嚴城的周圍，大約有六、七里那麼大，位於恆河邊上，對面的王舍城，是當時印度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因為這裡的人民注重道德修養，有時也譯為「好道」。又因為這裡的人民勤勞工作，出產豐富，所以又譯為「好稻」。毘舍離與釋迦族相近的種族，都散佈在附近，所以毘舍離也可算是佛陀的家鄉。這裡的土地廣博、平坦，環境又很潔淨衛生，彷彿是座花園城市，有時也稱為廣嚴城。

「樂音樹下」：正是佛陀當初說法的地方。廣嚴城，是屬城市，樂音樹，是在城外郊區，一座很茂盛的樹林。所謂樂音樹，並不是能夠奏樂的樹木，而是那裡的樹木成林，每當微風吹動時，樹枝和樹枝互相碰撞，就會發出自然悅耳的音聲，好像奏樂一般。在樹林中經常有各式各樣的鳥雀，唱出非常和雅的音聲，使人聽了感到異常悅耳，身心清暢，所以稱為樂音樹。佛坐在富有詩意的樂音樹下說法，佛弟子們都圍坐佛陀身邊，在樹下聽法，法音與樂音互相配和，自然而然另有一番高尚的境界。佛說法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場所，有時在莊嚴寬敞的精舍中，有時在幽靜的樹林間，有時在山岩水邊的曠地上，在在都是道場，處處都可以說法。所以，釋迦牟尼佛走到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講佛法，這就是佛陀偉大的地方！（未完待續）